

## 公婆小站

◎王茹

清明将至,我又想起已故的婆婆和公公。

他们在世时,一直住在农村老家。因为路程远、上班忙,我和老公、孩子每年只在春节时回去。

通往公婆家的路,路口有一个烟酒日杂小店,简易的车站就在旁边,店门口总是放几条长凳子给人坐。每次我们回去时,都要从店门口的小站下车。而每次我的婆婆和公公都会坐在店门口,然后像是恰巧看到般迎向刚走下长途汽车的我们,脸笑成了花,欢天喜地地和我们一起回家。

到家后的婆婆会立刻拉开椅子凳子,招呼着我们快坐下歇歇。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去隔壁厨房端来几碗红糖荷包蛋,说温度正好,叫我们赶紧趁热吃下暖暖身子,也不知她是如何保温的。

端着热乎乎的大碗,喝一口甜蜜蜜的红糖水,再对着没有任何添加剂的蛋咬上一大口,一股满足感涌上心头,化去了旅途的疲劳。

我要到厨房帮忙,她总是拦住我不让进,说什么她一个人做得快得很,我进去反而会慢。然后,就真如她所说,一会儿工夫,变戏法似的,一桌香喷喷的菜就上桌了。

几天假期很快就过去,到了我们启程的日子。一大早,婆婆就给我们做好了面条,她说面条的寓意就是常来常往。面条碗里还卧着两个蛋。

婆婆的话我们自然都明白,那是要我们常回来,但我们却没办法做到。正当为此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,婆婆却又岔开了话题,她总是这么善解人意。

我们看不到公公的身影,想和他打个招呼都找不到他。等到我们到小店门口等车时,却赫然看到他正坐在那长凳子上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等车去镇里。我们喊他,他只“嗯”一声,轻轻点头。他一直都是个话很少的人。直到我们要等的车来了,他也没动一下,只偶尔和我们说上两句话。我们上车后,透过车窗看他,他也在热切地看我们。车越走越远,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小。

今年春节,我们又回老家了,又经过那个小店。小店门口还是小站,几条长凳还在。我定定地看着那长凳,凳子上却没了熟悉的身影。我的鼻子发酸,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

多年来,我的公公和婆婆总是在这个地方默默地为我们迎来送往。我曾天真地以为,他们不过是无事在小店门口闲坐,然后恰巧与我们相遇。后来才明白,这一次次的“恰巧”其实都是他们默默在关怀与守望。

那些关爱如春雨般细腻无声,却直达心底。清明节又到了,我更加深切地感知到他们的情意。愿他们在天堂安宁,如同他们给予我们的爱,温馨而平静。

老陈说他母亲离世后的日子,他那85岁的老父亲常常摩挲着一个口袋里的东西,目光怔怔,嘴里喃喃。

口袋里装着老陈母亲的医院死亡证明、遗体火化证、骨灰安葬证、墓地购买书、墓地管理费收据、到派出所销户口后被截角的身份证……一个口袋里留下的都是关于死亡的材料,那是一个人告别世间的证据。

老陈对我感叹说,母亲离世后,他也偶尔想起她。但父亲和母亲在人间相伴着走过61年的光阴,那种血肉相连的感情,远比他对母亲深切得多。

穿行在我们卑微而琐碎的人生中,常常忽视着一些平常的美好,一旦一些事情出其不意地来临,我们才生出遗憾。尤其是人到中年后,身边亲友的死亡如闪电一样划破了昏沉的夜空,刺痛了我们的心。

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,单位几个同事在一起闲聊。一个同事说:“有一家新开张的馆子,卖兔

肉汤锅,味道不错,改天一定请你们去尝一尝。”这同事还带着歉意说:“来单位这么多年了,还没请过你们好好吃一顿饭,多谅解啊。”没想到,他的邀请竟成了留给我们的遗言。当天晚上,他跑步时突发心肌梗死去世。在写给他的悼词里,是我们无尽的追思。才发现,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。

有次一同出差,在小旅馆里这个同事向我掏心,谈起过他的家庭,我才知道平时他为啥显得有些吝啬:一双破了洞的袜子也要缝一缝,一支牙膏也要挤了又挤,是因为他瘫痪在床的母亲需要长期吃药和护理,是因为他的妻子也多病,全家就靠他一个人撑起。

一个人的离去,有时也让我们原谅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缺点,甚至让我们的精神明亮通透起来。人啊,都是在人性复杂幽微的世界里挣扎与翻滚着。某人的离去,让我们反省:什么是该珍惜的、什么是该坚持的、什么是该忽略的、什么是该妥协的。

我最初面对死亡,是童年时在

乡里卫生院。我的一个远房叔叔,上午还在医院咳出了血,要求陪护的家属回家给他炖碗芋头汤喝一喝。等亲属把芋头汤端来,叔已经喝不下去了,也说不出口了。他挣扎着伸出两个手指头,谁也不明白那是啥意思,这成了他告别这个世界的苍凉手势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的出生可能不平等,但在死亡的路口完成了这种平等。每个人都有一次这样的结局,你总有不能拒绝它的那一天。这样想时,你就会给自己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心理松一次绑、减一次压、缓一口气。

有一年,一位经历了枪林弹雨、面对过成堆尸体的老军人曾经告诉过我,他对死亡的感受就是:和死亡保持1米的距离,是因为他要坚持战斗,活着回家。望着他长长的白色寿眉,我突然发现一个道理:和死亡保持这样一个触手可及的距离,也就更珍惜生命了,这就是常说的“向死而生”。

所有的人生,其实都是一场告别。这世间的告别,是让我们在一次一次的目送里凝望与珍惜。



## 我们尽力了

◎阿紫

来越先进了。

以往医学不发达,孕妇生产如同过鬼门关,难产率颇高。如今“卡口”后移,生育不那么难了,死也变得不那么迅速,像父亲这样的老人估计并不少。

那时除了父亲外,我家还有一老,就是老狗剩剩。如果折算成人类寿命,它大约已经105岁,比我父亲还大了接近20岁。上一年冬天开始,它几度像是要“走”了。天气一暖和,它又活过来了。只是大小便常失禁,家里臭烘烘的,每天打扫起来颇费工夫。

“给剩剩做个安乐死,380元。小区里,今年有好几条老狗都做了。”有邻居给我出主意。她是好心,看到我每天去照顾老爸,回来又照顾老狗,疲惫不堪。

然而,剩剩没有任何基础疾病,能吃能喝,这种状况下我不愿人为结束它的生命。如果那样,眼下是轻松了许多,以后回想起来,恐怕会很自责。

母亲说当年奶奶去世前,她一直在医院全程陪护。记得最后一天,奶奶已经奄奄一息。病房外走廊上,两个病人在吵架。奶奶用微弱的声音问母亲:“外面谁在吵架?吵什么……”

“你爸爸完全遗传了你奶奶的基因,病成这样了,意识还那么清醒……”母亲叹了口气。按照医生的经验,父亲的各项生理指标对应的应该是昏迷不醒,可是他什么都听得清,脑子一点不糊涂,最要命的是痛感还很强。

“按说几天内就该‘走’了,可是他生命力太顽强了,看样子你们要做好打消耗战的准备。”出院时,医生对我们说。

回去的救护车,还是送来时的那辆。车上的护士、司机都是老熟人了,护士说我父亲并非个例。有个老婆婆一个多月里,坐他们的救护车来回医院四趟,现在还没“走”。可能如今老年人体质普遍变好了,另外医疗手段越

“你刘叔去世前大半年里,心跳只有20多,昏迷不醒。不过只需要打营养针,花几千块请个护工每天帮他清理尿不湿就可以了。你爸一会儿要喝水、一会儿要翻身、一会儿喊这疼那疼。再这么下去,他还没死,我们都要倒下了。”母亲忧心忡忡。她并非危言耸听,大哥原本只是高血压前期,都升到“二级高血压”了。

假如父亲处于植物人状态,按照他清醒时的嘱咐,撤掉所有医疗设备,让他痛痛快快地“走”就行了。然而如今的他,停掉一两种关键药物,就会疼得大喊大叫。我们也就没有了选择,硬着头皮也得坚持陪护,直到他自然死亡。这个过程或许会拖得很长很长,我们势必身心俱疲。

父亲和剩剩走得都不顺畅,让那年成了我们到当时为止最劳累的一年,不过这种劳累可以换取发自内心的安慰——“我们尽力了!”将来“反刍”这一年,我们内心不会有什么阴影。这也是在培养一种人生态度:不抛弃、不放弃!